

八

編

類

纂

獄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九

經濟編

六曹類

刑曹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殺之王曰
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
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
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
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
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

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公，爲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冤。郡中雖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爲于公立生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隣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灰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其獄。以上府于公以爲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

卷之七

不能得于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二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寃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西平侯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爲郡吏並仗節死難嘗少脩操行仕郡爲戶曹吏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

供養加鳩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
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
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
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
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井
澤時降宜裁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
丹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
霍光持刑罰嚴延年禰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
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伏法
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

反事皆以爲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匿反者乃匿爲隨者也卽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卽丞相車千秋女壻也故千秋數爲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卽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

記光爭以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
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於下盡其素
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爲丞相久
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
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
恐不合衆心群下謹譱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痛
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
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
合和朝廷皆此類

王莽以崔篆爲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嘆曰吾生無

之不顧
之服

妄之世值澆弊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
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
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
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于寀此皆何
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諫曰
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
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
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
去

明帝時楚王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事覺英自

爲數千人
遂免

殺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漢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明帝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何不早

原已死生
故能救人
之死

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
促提下播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
與共爲章對曰臣獨作之帝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
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帝曰何故族滅
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爲罪人訟冤故
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覺悟而已臣
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
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
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
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

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悟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卽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爲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和帝末下令奏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

大辟之刑
歲末月乃
斷章帝時
太后下詔
此

政因此遂盛夏斷獄魯恭上疏

臣伏見詔書敬若

天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
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
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
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
退殘之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
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
言勞來貧人而無惻隱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
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按易五月姤
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人君以夏至之日施

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饑流冗今始夏白穀權與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

律太守冠恂以弘爲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年九十五卒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爲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旣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于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于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卽爲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

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後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植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

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
非謂義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
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
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
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
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勅羲
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
章奏帝聞而恠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
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今寃民仰希申訴
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

路、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
瞻視、或轉請隣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
其饑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
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
有故焉、夫理直則持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賕
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
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
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
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
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與一縣爲訟、其理豈得申乎、事

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其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嘗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宄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詞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饑者也然

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王符愛

日論

隋文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慄慄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爲我奏至尊自古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爲停此法帝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趙綽固爭

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來曠告趙綽。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怒。命斬之。綽固爭。以爲曠不合死。帝拂衣入閣。綽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閣。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爲大理少卿。不能制馭掌固。使曠觸挂天刑。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二也。臣本無他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顏。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

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爲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襪俗云利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引綽斬之綽曰陛下寧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入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所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

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嘽熒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帝晚節用法益峻。御史於元日不劾武臣衣劍之不齊者。帝曰。爾爲御史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將作寺丞以課麥麴遲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左右出使或受牧宰馬鞭。鸚鵡帝察知。並親臨斬之。帝旣喜怒不恒。不復依準科律。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與陳延有隙。嘗經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衆僕於堊上。

檇蒲以白帝帝大怒主客令及檇蒲者皆杖殺之。搆陳延幾死帝遣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群牧得隱匿馬二萬餘匹帝大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陛下奈何以畜產之故殺千有餘人臣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旨千餘人命帝感寤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此賴有卿忠言耳於是悉達等皆減死唐太宗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爲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爲之

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

青州有謀反者、州縣逮捕支黨、收繫滿獄、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覆按之、仁師至、悉脫去桎械、與飲食湯沐、寬慰之、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釋之、大理少卿

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人情誰不貪生恐見徒侶得免未肯甘心深爲足下憂之仁師曰凡治獄當以平恕爲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寃而不爲伸邪萬一闇短誤有所縱以一身易亦不必十囚之死亦所願也伏伽慙而退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無枉濫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陝人常德玄告刑部尚書張亮養假子五百人與衛士公孫常語云名應圖議又問衛士程公穎云吾嘗有龍鱗起欲舉大事可乎太宗命馬周等按其事實辭不服上曰亮有假子五百人養此輩何爲正欲反

耳命百官議其獄皆言亮反當誅獨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罪不當死上遣長孫無忌房玄齡就獄與亮訣曰法者天下之平與公共之公自不謹與凶人往還陷入於法今將奈何公好去已丑亮與公頴俱斬西市籍滅其家歲餘刑部侍郎缺上命執政妙擇其人擬數人皆不稱旨旣而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獄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道裕爲刑部侍郎

高宗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應死高宗悅高宗嘗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

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高宗怪問其故。因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高宗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邪。

御史中丞李嗣真以酷吏縱橫。上疏以爲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恐有凶慝陰謀。離間陛下。君臣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推鞠既定。法家依斷。不令重推。或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

輕以假人恐爲社稷之禍太后不聽

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
行本司農卿崔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
元忠、路州刺史李嗣真謀反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
物惟新、唐室舊臣、其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
侯思止、鞠魏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
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絳於鐙爲所曳耳思止
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
取何必使承反也狄仁傑既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
復嚴備仁傑裂衾書冤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

光遠得召
兄似有因
而樂思
舅亦得召
兄弟

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之稱變，得召見。太后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繼往視之。俊臣又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使繼奏之。樂思晦男未十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

是出此七族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
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
駁之以爲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
信殿中侍御史賁鄉霍獻可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
曰陛下不殺崔宣禮臣請隕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
流霑地以示爲人臣不私其親太后皆再聽

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
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皆
註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
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

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攜哭於德政碑下
遂齋三日而後徂

時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
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初爲
蒲州司法以寬爲治不施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
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
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
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爲戰栗有功
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
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

陳狀列上
之始

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爲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爲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厨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竇德妃父

孝謹爲潤州刺史有奴妾爲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
龐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薛季
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爲與德妃同祝詛先涕泣不自
勝乃言曰龐氏所爲臣子所不忍道龐氏當斬其子
希城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謀所司停刑上奏
論之以爲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
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嘆曰豈我獨死
諸人永不死邪旣食掩扇而寢人以有功苟自強必
內憂懼密伺之方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
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

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孝諫貶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

玄宗時。楊汪旣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璿琇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于郡城。繫表于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爲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穉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爲壞法。不可上。然之。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于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讐。何有限極。宜付河南府杖殺。

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明皇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

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爲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尋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奈何輕加笞辱以皂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仙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說還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爲仙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武彊令裴景仙坐賊五千匹事覺亡命明皇怒命集衆斬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景仙賊皆乞取罪不至死

元人臣
守正爲正

又其曾祖寂有建義大功載初中以非罪破家惟景
仙獨存今爲承嫡宜宥其死投之荒遠其辭略曰十
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
隱又奏曰生殺之柄人主得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
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如何辟
所以爲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
又曰若寂勲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
若赦之鬼不其餒而明皇乃許之杖景仙一百流嶺
南惡處

太宗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譏乃置審刑院于禁中

作法不端
印詔欲之

以李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
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
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開始命論
決

同大德要
聖宗言起

哲宗時文彥博之子及甫居喪于洛服除恐不得京
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
忌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
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謂
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
駙馬都尉爲粉侯韓嘉彥尚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

恕以書示蔡確之弟碩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
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章惇
蔡卞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立
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蔡京安惇雜治逮間及甫及
甫因詭言其父彥博稱摯爲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
面白昆則梁燾字况之况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
將陷諸人以族罪奏摯等大逆不道死有餘責不治
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
是心特反形未具爾會摯燾已卒于貶所京等奏上
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摯燾子孫于嶺南勒停巖叟

殺人只死
後做官同
晒

典職隱明
實錄五編

諸子官職京覲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
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帝曰祭卞備位丞轄京不
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臣竊聞自古姦臣戕敗善類以防後患必置之死地
而善人脩身無大過失欲求其罪惡之實而不可得
故託以悖逆無驗之罪又慮其異時子孫訴理於朝
故必欲滅族而後已此自古姦邪之常態也臣近觀
前日文及甫之書究問之獄不意茲事出於聖朝使
愚臣痛心疾首感憤流涕臣竊惟宣仁聖烈皇后擁
佑先帝慎擇累朝重望之臣寘之左右輔道德彌論

朝政九年之間。中外安靜。此天下之所共聞也。前日
止緣一二姦邪。嘗被黜逐。遂敢欺罔朝廷。成此大禍。
以報私仇。必欲族滅無辜。以快其意。當是之時。天地
變色。日月無光。積陰踰時。中外詢懼。以至慧出四方。
譴告甚著。先帝爲之肆赦求言。以答天戒。而姦臣之
忿不已。持之益堅。由是逐臣死於瘴海。家族不許生
還。至有一門二十餘喪者。然則雖無刀鋸。其實族滅
也。朽骨銜冤。沈魂爲痛。以及於斯。痛不忍言。今及甫
等罪。上賴聖斷。已行竄斥。而當時祕獄。必有案牘。章
疏可以見其鍛鍊文致。附會欺罔之人。若不早行根

究必慮藏匿焚滅無所歸咎則天下何以知其非先帝之本意伏望聖慈特賜睿言須管檢尋當時照證文書以止姦臣之罪以慰天下之望

真夫請檢尋文及甫究問該詳

徽宗時蔡京怨劉達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達婦兄章縱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鞠之株連者千餘人彊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爲緩遣侍御史沈疇御史蕭服往代疇至蘇卽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開寶平反以聞京大怒貶疇監信州酒稅服羈管處州而縱竟竄海島

陳瓘以忤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
東宮迹杭守蔡薤執送京師陰告京俾爲計事下開
封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
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
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
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
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蒞鞠
聞其辭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
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
壘管授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

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旣上而商英罷璫又徙台州何執中起遷人石慄知台州欲寘璫以必死慄至執璫至庭大陳獄具將脇以死璫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慄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璫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短淺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慄慙揖璫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慄璫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擯其處心發露其

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買人資壻及吏坐賊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關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宮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忤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

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熬剝而鬻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賊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

罪訟

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

下治矣。

貢禹除贖罪法疏

漢文帝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頻新服。比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卒臨

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

景帝時吳楚反袁盎說上誅晁錯鄧先擊吳楚還見上上問曰聞晁錯死吳楚罷不鄧先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夫晁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乃拜鄧先爲城陽中尉

諫大夫鄭昌愍傷益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上書訟寬饒寃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恭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勦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

口煩費不能食制二卿坐黜群盜寔強吏氣傷沮流
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受金爵重
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群盜
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
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
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獨除民反農業
拊循貧弱鉏耨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賣萬城酒
萬章賈張禁酒趙放杜陵楊意等皆通邪結黨挾養
奸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
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

誅皆伏其辜。奸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授劇整，亂詰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真，未有殊紀。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山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梓搏其頰。兄子閔拔刀欲刺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

不敢犯。謫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
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
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守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
不避豪強。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
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
仇人之手。傷于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
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無
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群盜並興。選賢徵用。起
家爲卿。賊亂旣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
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大夫。博

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
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
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
舉之辜不可但已卽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
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
白黑分別

〔公乘與〕訟
王尊書

朱穆爲冀州刺史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偕爲
璵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
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桓帝聞大怒徵穆詣
廷尉輪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

訟穆 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
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
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
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患疾諂譖煩興讒隙仍作極其
刑譴輪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覆而被共
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
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
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噲則令伊顏化爲桀跡
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
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夫故竭心懷憂爲

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板作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

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兒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懷懷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

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李膺等以黨事

下獄考實陳蕃上疏極諫

近者奸臣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諫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契伊呂之佐而虛爲奸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勲等皆國之貞士朝之

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死。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群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

國政多失，內官

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李考、史實、武一疏。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爲諸生，明經，有人誣譖。

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爲妄刊章文坐擊洛陽
詔獄掠考困極諍時年十五奏記于商將軍天覆
厚恩愍舅光寃結前者溫教許爲平議雖未下吏斷
決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
獨踴躍私自慶幸諍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
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
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傳曰人心不同
譬若其面斯蓋謂大小竅隆醜美之形至於鼻目衆
竅毛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倨
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諍與光

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冤濫未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刊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饑于附子止渴于酖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爲哉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感華天應枯旱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闕連年而終不見理吁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傷和致災爲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恩豈有冤謗無徵反不得理是爲刑宥正罪戮加誣侵也不偏不黨其若

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看
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和
氣立應天下幸甚商高誦才志卽奏原光罪

袁術僭亂曹操以楊彪與術爲婚姻誣以欲圖廢置
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
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
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
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搢紳所以瞻仰明公者
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

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周札故吏並詣闕訟周氏之冤宜加贈諡事下八坐尚書卞壺議以札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臣王敦恣亂札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周憖周筵兄弟宜復本位司徒王導議以札在石頭忠存社稷義在亡身至于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豈有異此言實貫于聖鑒論者見姦逆旣彰便欲徵往年已有不臣之漸卽復使爾要當時衆所未悟旣悟其奸則札與臣等便以身許國死而後已札亦尋取梟夷

朝廷檄命既下，大事既定，便正以爲逆黨，邪正失所，進退無據，誠國體所宜深惜。臣謂宜與周顗戴若思等同例，尚書令鄒鑒議曰：夫褒貶臧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疑惑。如司徒議則謂來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此爲邪正坦然有在。昔宋文失禮，華樂荷不臣之罰，齊璽嬖孽，高厚有從昏之戮，以古況今，譙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札宜貶責明矣。導重議曰：省令君議必札之開門與譙王周戴異，今札開門直出風言，竟實事邪？

使以風言定褒貶意莫若原情考徵也論者謂札知
隗協亂政信敦匡救苟匡救信姦佞除卽所謂流四
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于社稷
也後敦悖謬出所不圖札亦闔門不同以此滅族是
其歿於爲義也夫信敦當時之匡救不圖將來之大
逆惡隗協之亂政不失爲臣之貞節者於時朝士豈
惟周札邪若盡謂不忠懼有誣乎譙王周戴各以死
衛國斯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下必
忠故宜申明耳卽如令君議宋華齊高其在隗協矣
昔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爲賢則管

仲當貶若以不死爲賢則召忽死爲失先典何以兩
通之明爲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一目亦不必爲
忠皆當死也漢祖遺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
命天下共誅之後呂后王諸呂周勃從之王陵廷爭
可不謂忠乎周勃誅呂尊文安漢社稷忠莫尚焉則
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兩爲美談固知死與不死爭
與不爭苟原情盡意不可定于一槩也且札闔棺定
謚違逆黨順受戮凶邪不負忠義明矣鑒又駁不同
而朝廷竟從導議

魏元忠爲洛州長史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

之及爲相太后欲以易之弟昌期爲雍州長史問宰相誰堪雍州者元忠以薛季昶對太后曰昌期何如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開吏事向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不如季昶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太后召說入鳳閣舍人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

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汗青史。爲子孫累。及人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爲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曰。說及覆井宜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

對如前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辜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桓亦上疏曰元忠下獄里巷恟恟皆以爲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于私室方今賦役繁重百姓凋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竟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人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殿中侍御史王叡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叡曰魏公以忠獲罪叡爲義所激顛沛無

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武宗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旣罷。士良屢譖弘逸等。勸上除之。於是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復及珣。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卽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乃與崔珙崔郾陳夷行三上奏曰。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蕃邸。竄謫至死。旣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等若有罪。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遽遣使。

罪放

誅之。人情震駭。願開延英。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命之坐者三。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珣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曷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遂迫還二使。更貶嗣復等。

樂盈出奔楚。宣子囚叔向。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

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嘉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

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繇殛而禹
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
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
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
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殷浩父羨爲長沙在郡貪殘庾冰與翼書屬之翼報
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
兄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
滋。亦不稍以此寥蕭之也。旣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
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偃僞豪。

強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爲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強官長也而群共驅之不得安席紀陸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悞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于風塵之外當共明日而治之荊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

唐高祖入關党仁弘將兵有功其後歷官所至有聲

迹至是爲廣州都督坐贓當死上欲宥之召五品以上謂曰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自亂其法上負于天欲席藁于南郊三日日一進蔬食以謝罪群臣以爲自貶太過頓首固請上乃降手詔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於是黜仁弘爲庶人徙欽州

太后稱制以來學校始廢酷吏所陷親友流離未獲原宥韋嗣立上疏曰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三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他岐仕

進又酷吏乘間殺人求進至如狄仁傑魏元忠枉遭
案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爲菹醢矣今陛下
升而用之皆爲良輔臣恐鄉之負寃得罪者亦皆如
是伏望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
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幽宴歡欣和
氣感通矣不從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
慶甚酷每杖承慶嗣立必推衣請代母不許輒私自
杖母爲稍寬承慶以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爲
萊蕪令太后召使代之

德宗以中書所撰奉天赦文示陸贄贄言動人以言

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宜暢鬱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然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敗過。小子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伐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暗省已。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天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馴致

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
蒸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聖
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勲舊
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怨皆由上失其道下
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
待之如初。朱泚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
勲舊務在弘貸如能効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
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
其脇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
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誥

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椎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後李抱真入朝爲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矣。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

右編

六曹類

工曹

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原之勢、若於順安寨西、開易河蒲口、引水東注、至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滋其陂澤、可以築隄貯水、爲屯田、以助要害、免蕃騎奔軼、俟莽歲間、塘注關南諸泊、淀水、播作稻田、其緣邊川軍地、臨塘水者、止留壯城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水田、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

順安以西至西山道路百里以來無水田處亦望遣

兵戍以練其精銳擇將領以去其冗繆

何承矩論塘泊屯田之利

昨蒙聖差兼江淮制置專一措置屯田被命之始卽爲深念以爲今之屯田與昔不同夫省運就糧分兵久駐磨以歲月待敵之變此昔日屯田之常論也頃自虜寇驚騷淮人奔迸南渡生理破壞田舍荒墟十郡蕭然無復保聚今之所急在於耕其舊業而復其所常安守其舊廬而忘其所甚畏爾豈得以昔日之常論冒行之乎故某遂急且於江北創立三堡先作一層今三堡旣就流民漸歸所宜招徠安集量加賑

貸今於東西一二百里南北三四十里之內其舊有田舍者依本徃坐元無本業隨便居止其間有強壯者稍加勸募給之弓弩教以習射時命程試利以賞激度一堡界分內可得二千家爲率萬一虜騎今秋再至隨處入堡與官兵共守此今日經營之大略也至於屏蔽江南防把口岸則其說尤長敢不盡布愚悃某去歲忝綴朝列首建防江之議繼來建康攷詳前後案牘無非葺治戰艦布列岸兵栽埋鹿角釘設暗椿開掘溝塹計步而守數里而屯皆元勳故老之已行謀臣策士之素講雖其間用之有利不利然終

邊情從中
如此

未有能捨此而特立者也。况某晚進未學何所能爲。不過守舉舊事期於無闕而已。如鹿角暗椿之類。去歲論者固嘗指爲兒戲。及扣其別有何策。則又寂無所言。某猶謂厲人心而堅守阻大江而自固。則如前數事亦豈不足以立功。至十月之末。邊遽告急。淮人渡江以億萬計。江南震動。衆情惶惑。一日有兩騎僞效番裝。躍馬江岸。相傳虜人至矣。濟渡之舟斫纜離岸。櫓楫失措。渡者攀舟覆溺。數十百人。某始嘆息曰。是真不足賴也。今雖岸步有寨。江流有船。鹿角暗椿數種並設。溝塹深濶。令不可越踰。其如人心已搖。誰

與力拒萬一虜兵果至彼皆棄之而走爾所以建炎
紹興之間兀术輩未嘗不徑渡江南如逆亮之不得
濟而殞者幸也於是始捐重賞募勇士渡江北劫虜
營石跋定山上下凡十數往返取其俘馘係繫以報
江南奮氣見者賈勇而人心始安虜不由此卷甲遁
矣然後知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南守
江至於六朝無不皆然乃昔人已用之明驗自南唐
以來始稍失之故建炎紹興不暇尋繹爾然渡江之
兵苦於江北無家基寨無所駐足故石斌賢之徒不
能成大功宜司嘗急呼封益明王益欲令將兵策應

和州竟閔嘿而止。今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歷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所築皆是故基。磚石猶在今。各堡無事之時，只以五百人一將戍守，常加修葺，勿使廢壞。收聚居民，與之爲主。今岸渡繫會，自成市井。若萬一有警，乞從朝廷卽令各堡增募一千人，照吐渾等仗，並與幫收總領所請給，隨堡防守。教閱諸州禁兵，抽摘二千人，以九月至，並於防江効用。內摘那千人，各堡二千五百人，并堡塢內外居民二千家之勝兵者，或臨時旅行招募，亦各二千人。各堡通爲四千五

湖州縣志
卷之五

百人相共守把，然後令制置司以入九月別募精勇，敢死士千人，厚帑請給以待，劫寨焚糧，直前搏擊之，用蓋堡塢之成於防江有四利。往日江南列營五萬人，去歲亦不下三萬，而民兵不預，然止可坐食而守，敵若窺江，責其不走固已難矣，而况遠戰乎？何者？虜左北岸，其長江之險，兵衆騎多，吾軍之氣已奪矣。今堡塢旣立，虜有所忌，固不敢窺江，就使來窺江南岸，兵膽氣自生，志力得展，使之前進，無所畏怯，一利也。雖有各處戰艦，然虜已在江岸，或聲言奪船徑渡，或實爲造舟之勢，我之舟師，往往不敢放出北岸勝負。

未決旁觀膽落憂恐萬端今堡塢旣成虜縱在江北
我有應接之利或近岸排列千弩並發或捨舟登岸
乘勢擊逐二利也至於海舟風帆四面便利捷疾尤
在舟師之上然迫虜於岸而收全功者其勢易俟其
入江而決死鬪者其勢難今堡塢旣成有易無難三
利也戰艦甲士虛閑舟中擁戈坐觀從昔病之無策
可治今舟得便利人無虛設四利也使虜果忌堡塢
爲彼之害或擁大衆志在必取今石跋瓜步近在江
津定山去江纔三里爾我以戰艦海舟爲江中家計
強弩所及虜人腹背受敵自投死地理在不疑脫若

公所以選
道學書

虜人畏而不前置而不問力盡攻擊和餘真六合等
城或有退避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形其前或
出其後制勝必矣此堡塢之利所以爲用力寡而收
功博孫氏六朝以江北而守江南能立國於百戰之
餘者非幸也故其欲因屯田堡塢之立收兵民雜守
之用使江北之民心有所恃虜雖再復求渡騰突紛
擾貽亂江南次第入深因其險阻其豪傑見團結山
水爲寨者四十七處此於官司之力無緣周遍特借
以聲勢使自爲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蓋孫氏六朝
保固江淮之成規非克國先零棗祗許下之謂也不

御事終未
非陽涼黃
元水常不
傷

然則南北並爭之際無歲不有兵革淮人豈能屢逃
屢復以自濱於流離死亡也哉臣自去冬憂悸熏心
舊疾之外復增親病背病半年呻吟宛轉自有改兼
江淮之命不敢辭避力疾督趣成此三堡其間條目
極有未備而某羸證旣成不能扶持忍死以待畢事
豈勝慚懼伏乞朝廷速賜選擇總練通方老於智謀
之士前來建康糾剔某妄作疎漏之失攷尋前史規
畫縝密之舊克集功緒以究遠圖某不任所扣之至
所有定山爪步石跋三處堡塢圖本并四十七處圍
結山水寨居民戶口姓名帳策謹隨狀繳申伏乞指

漢書初
上書使
治河者
水能
下吏民
和能
結記
上

揮施行

陳亮乞措置定山氏
爲萬世治者示不特
治河者示不特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
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
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
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
猶見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
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
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
河爲竟趙魏潁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
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

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游肥美
民耕田之或久無所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
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收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
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
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
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
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
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居
民今有起廬舍其中此臣新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
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

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
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
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
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
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
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
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蒼
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郡田廬冢墓以萬
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
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通人功

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
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河治之費以業所徙之民
遵古聖之法定山河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
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
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廼多穿
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
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
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避害亭西十八
里至淇水口廼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
高至避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

尺壤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三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十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卽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

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
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
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涇
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
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
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
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
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
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
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憑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

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戒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都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既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

雨多水暴須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但而居水也可久順從其性毋復灌漑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以爲可畧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_所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

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沛郡桓譚爲司空掾典其議
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事宜詳考驗皆可豫見
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
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縣官而爲之作
迺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

賈讓論
治河奏

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
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
能興役况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
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壑開久廢之故道此
又一大役也自橫壑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

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爲於災旱貧虛之際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時人力之難爲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

歐陽

修論修河
第一狀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

此宋河之故道

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壟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爲瀕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

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令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澁乃於滑州天臺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曰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壟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壟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曆三四年橫壟之水又自下流先淤

天時臣爲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復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旣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決然則京東橫壟兩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比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湖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下何緣而頓淤橫壟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旣皆

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
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
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
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
八百萬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
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
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
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
欲增一人所開三赤之方倍爲六尺且濶厚三尺而
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若云六

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
能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
聞伏候勅旨。

歐陽修論修
河第二狀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壟，故
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
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
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
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
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
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

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因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亂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

誠爲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歐陽修論修河第三

狀

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隄防其爲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爲臣言之大略如此

蘇報請開孫村河

裨編

漢昭帝始元二年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克國擊先零羌罷騎兵

屯田以待其弊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
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蕪
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
它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

故臣愚必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

卽金城郡

廣武縣地臨羌
在今西平郡

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

頃以上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

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

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

繕鄉亭浚溝渠

漕下以水運
木而下也

理湟陁以西道橋七十

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

田事出謂至春人出

營田也賦至四川

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

謂班與之十倅馬十二就草

倅馬副馬十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

爲田者游

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

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

裁許又上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

一部爲一校

吏士萬人

留屯以爲武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摧折羗

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

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

食度支田土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田

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間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

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墮之患

謂因寒而坐得必勝之患也

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

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

小开

皆羌種

使生它變十也治湟陁中道橋令可至鮮

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

旣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

出兵失十二利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

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
宜不久矣詔罷兵獨留充國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
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二
千人溺河湟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
黃羗俱亡者不過四十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
屯兵詔可充國振旅而還

漢志漢屯田

魏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時欲廣
田畜穀爲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
淮陽郡項城縣今自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
以東至壽春郡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

可定而後

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道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泚旁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循廣淮，陽百尺二

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魏志魏屯田

宋太宗伐契丹規取燕薊邊隙一開河朔連歲釋騷耕織失業州縣多閑田而緣邊益增戍兵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不得肆其侵突順安軍西至北平二百里其地平曠歲常自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

可以實邊廩而限戎馬端拱二年分命左諫議大夫
陳恕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爲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
使恕對極言非便行數日有詔令修完城堡通導溝
瀆而營田之議遂寢時又命知代州張齊賢制置諸
州營田尋亦罷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易
河築堤爲屯田旣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
又言宜因積潦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
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
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
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

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漑。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卽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頗衆。武臣習攻戰，亦恥於營葺。旣種稻不成，羣議愈甚，事幾爲罷。至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堯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潁、蔡、宿，毫至于壽春，用水利墾田，陳

迹具在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爲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按視經度然不果行右正言田況言鎮戎原渭地方數百里舊皆民田可卽其地大興營田

以保捷兵疏奏不用後乃命三司戶部副使夏安期等議並邊置屯田迄不能樞密使吳充上疏曰今之屯田誠未易行古者一夫百畝又受田十畝爲公田莫若因弓箭手倣古助田法行之熙河四川田無慮萬五千頃十分取一以爲公田大約中歲畝一石則公田所得十五萬石官無屯營牛具廩給之費借用衆力而民不勞大荒不收而官無所損省轉輸平糴價而提點刑獄鄭民憲言祖宗時屯營田皆置務屯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然襄州屯田旣調夫矣又取鄰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邊州營田不限

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而前後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耨夫。或諸郡括牛。或兵民雜耕。或諸州廂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頗致煩擾。至於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爲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爲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畝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廩給之費。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爲便。然弓箭手之招。至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人心易搖。乞候稍稔。推行。知太原府呂惠卿嘗上營田疏。

曰今葭蘆米脂裏外良田不啻一二萬頃夏人名爲
真珠山七寶山言其多出禾粟也若耕其半則兩路
新砦兵費已不盡資內地况能盡闢之乎前此所不
敢進耕者外無捍衛也今於葭蘆米脂相去一百二
十里間各建一砦又其間置小堡舖相望則延州之
義合白草與石州之吳堡尅明以南諸城砦千里邊
面皆爲內地而河外三洲荒閑之地皆可墾闢以贍
軍用凡昔爲夏人所侵及蘇安靖棄之以爲兩不耕
者皆可爲法耕之於是就糴河外而使河內之民被
支移者量出脚乘之直革百年遠輸費糴以免困公

之弊財力稍豐又通葭蘆之道於麟州之神木其通
堡砦亦如葭蘆米脂之法而橫山膏腴之地皆爲我
有矣七年惠卿雇五縣耕牛發將兵外護而耕新疆
葭蘆吳堡間膏腴地號木瓜原者凡得地五百餘頃
麟府豐州地七百三十頃弓箭手與民之無力及異
時而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頃惠卿自謂所得極厚可
助邊計乞推之陝西

宋志宋屯田

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伊寬爲左
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卬之田上
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漑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

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爲通溝瀆。高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後十六歲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秦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重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姑以越之鑑湖言之自漢永和中始闢其廣二百餘里而灌溉之利及於民者爲田

八千餘頃及熙寧中盜耕其中者九百頃至近歲又甚矣至取其田以歸之公上此未害也而不知所剩者僅數百畝而利之所以復未必盡歸之官所去者凡數千頃而駸駸不已則越三郡將受其弊矣倘今日公上不利絲毫之賦守令不恤豪右之民毋惑於紛紛之議毋付於悠悠之事則何患乎利不具害不除而使周漢專其利哉

漢志
水利

八編類纂